

鳳臺縣志

第八册

160.61
341
2p-18



鳳臺縣志

第八册

凤台县志卷之十三

艺文一

周

楚以赵兵止韩魏易地

樊 馀

韩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馀谓楚王曰周必亡矣韩魏之易地韩得二县魏亡二县所以为之者尽包二周多於二县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韩兼两上党以临赵即赵羊肠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赵皆轻楚王恐因赵兵以止易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韩以高都与周

苏 代

雍氏之役韩徵甲与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徵甲与粟於周又能代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苏代遂往见韩相国公仲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於兵仓廩空无以守城吾攻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三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徵甲与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



高都与周公仲怒曰吾无徵甲与粟於周亦已多矣何得
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於韩秦闻之必□
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
与也公仲曰善不徵甲与粟於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
氏而去

北魏

弥勒像石壁记

阙名

维大魏孝昌二年岁次景午二月朔十八日缺元素缺男

阿难妻缺男山僧等比问良师与父母宜所眷念乞石铭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二

像始得长寿山僧等前身薄福今日以后望得长命更莫

遣鬼神相侵长即仰金刚密缺护持山僧长命保元年百

岁 右文义系为子祈福语其题壁在碧落寺弥勒像□

旁有唐武后万岁通天年纪与此相类天地日月等字俱

遵后制据欧阳子集古录以为韩王元嘉子李譔为母□

太妃祈福所作而北魏乃先有此记考北魏书和平初□

耀僧请凿石为窟雕佛像五处一时郡县效尤据此经弥

勒像自北魏已有之不始於韩王元嘉或者元嘉重□□

葺磨崖为碑欤

北齐

石法华像记

阙名

大齐河清二年岁次癸未五月甲午朔十

字缺一

日戊寅阳

阿故县村合邑长幼等敬造石法华像一躯宝相严丽借

此功福上为皇帝斋僧七世父母因缘眷属遍地四生咸

登正果

右碑见於阳阿故县今在大阳镇之南河菴碑高丈许

围分四面上镌阳纹佛像俗号千佛碑空处皆施主官

阶男女姓名有官此土者如郡太守长史中正功曹及

鳳臺縣志

鳳臺縣志

艺文

三

秉兵长流参军等名有官外郡者有沛郡太守太学博

士汝南广阳清河令各等名书法杂兼篆隶奇古可爱

日月等字并同唐武后所制书此以见北朝碑式之古

与后不同且以见天地等十二字非自武后始造并可

想当日佞佛之甚云

隋

石佛像记

胡叔和

大隋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十一月甲辰朔廿四日佛弟子

胡叔和等

字缺一

伏以三人等命如悬丝餘此残喘墓木垂

拱还少无丹泡影飞星不过一瞬疾风骤雨难保终朝昧
已往之迷津寻现前之觉路将欲诚性悟空静修来世各
发善念上侃圣容敬造三尊石像锦罗明耀宝珞庄严幻
出丈六金身云拖皓月流入大千法界雨散空花一为皇
帝求福寿介华封二为黎庶祈年史称大有像成之日上
皇帝陛下并及七世父母因缘眷属俱登正道证果西天
右碑见北村兴隆寺与东淑村开皇碑俱与北齐制同
载此以备一代金石

石佛像记

阙名

盖闻元果秘印大开甘露之门象教燃灯遍布黄金之地
瞿昙受性慈悲为心本具宿缘非有外道西方应世精修
肇於雪山东土来宾慧业传於法界乐国衍七宝之象净
宫浴九龙之池所宜礼瞻法軀普同供养今有高平郡丹
川县清信士赵_{字缺八}仰为皇帝敬造龙幢上镌释迦诸佛
光流宝珞气满旃檀功德之水常清来今之果不昧同登
彼岸无迷岐途庶几永奠皇图有桑盘之固长此惠我黔
首无殄沴之灾开皇五年八月日记

唐

上李司徒泽潞用兵书

杜牧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虽□□之謀算画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赦其狂愚一賜听覽某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

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殍焉初戰二年以來單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單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已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俱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年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犂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為

天下之兵莫我与敌父子相勉仅於两世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郎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苦寒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贞元中节度使李长策卒中使提诏授与本军大将但军士附者即授之其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於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进旨只令此军取大将授与节钺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辞押衙卢从史其位居四潜与监

军相结超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诏某且勾当此军监军曰卢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圣旨中使因探怀取诏以授之从史捧诏再拜舞蹈希皓回挥同列使北面称贺军士毕集更无一言从史尔后渐蓄奸谋养义儿三千人日多煦沫及父处死军士留之表请起复亦只义儿与之唱和其餘大将王翼元乌重孕第五钊等及长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乌重孕坐於军门喻以祸福义儿三千一取约束及河阳取孟元阳为之统帅一军无主仅一月日曾无犬吠况於他谋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

以尽见及元和十五年授与刘悟时当幽镇入覲天下无
事柄庙算者议必销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功之劳坐
食租其赋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
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幽镇乘此
首唱为辞昭义一军初亦爵拂及诏下诛叛使温起居造
宣慰泽潞便令发兵其时几月天已寒四方全师未颁冬
衣服聚之授诏或伍或离垂首强项往往淬语及温起居
立於重榻大希恩旨并疏昭义一军自七十馀年忠义战
伐之功劳安史已还叛逆灭亡之明效辞语既毕无不懽

呼人衣短褐争出效命其时用兵处处败北唯昭义一军
於临城县北同果堡下大战杀贼五千馀人所杀皆楼下
步射搏天飞者贼之精勇无不殀焉贼中大震更一月日
田布不死贼亦自溃后一月其军大乱杀大将磁州刺史
张汶因劫监军刘承偕尽杀其下小使此实承偕侮媒一
军侵取不已张汶随承元出於镇州久与昭义相攻军人
恶之汶既因依承偕谋欲杀悟自取军人忌怒遂至大乱
非悟独能使其如此刘悟卒从諫求继与扶同者只郢州
随来中军二千耳其副倅贾直言入责从諫曰尔父提十

二州地归之朝廷其功非细祇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亦孺子安敢如此从谏恐悚不敢出言一军闻之皆阴然直言之说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本才二十馀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阳西北去天井关强一百里关隘多山井不可凿虽有兵力必恐无功若以万人为垒下窒其口高壁深堑而与之战忽有败负势惊洛师盖河阳军士素非精勇战则不足守则有馀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为敌访闻无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来今王司徒代居反侧思一自

雪况联婚戚愿奋可知六十年相仇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尽节以答殊私魏博承风一当效顺然亦止於围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系累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长驱上山径擣上鄙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严紫塞之守备谨白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宁两军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由絳路直东径入不过数日必覆其巢何者昭义军粮尽在山东潞泽两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狭积穀全无是以节度使多在邢州名为就粮山东粮穀既不可输山西兵士亦必单鲜擣虚之地正在

於此后周武帝大举伐齐路由河阳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阳要冲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少山平用武之地莫过於此帝不纳无功而还后复大举竟用弼计遂以灭齐前秦苻坚遣将王猛伐后燕慕容伟大破暉将慕容评於潞州因遂灭之路亦由此北齐高欢再攻后周路亦由此而后名将韦孝宽齐王攸常镇勋州玉壁城故东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为证得之者多以某愚见不言刘正终不能取贵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寇才毕复生上鄙赖相公妙算深远北寇即日败亡倘使北寇至今尚存沿边犹须转战回顾上鄙岂能计除天下虽言无事若上鄙久不能解别生患难此亦非细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变故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闻圣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窃敢干冒威严远陈愚见无任战汗某顿首再拜

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

杜牧

某启伏以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悦名曰腹中之眼带甲十万籍土五州太行夷仪为其肩关键马强兵为其

羽翼自逆党专有仅及一世颇闻教育实曰精强昨者凶
竖专地之请初陈圣主整旅之诏将下中外远迩皆疑难
攻蜂蚕螳螂颇亦自负伏惟相公上符神断潜运庙谋仗
宗社威灵驱风云雷电掌上必取穀中难逃才逾周星果
臬逆首周公东征之役捷至三年宪皇淮夷之师尅闻四
岁较虜寇之强弱曾不等伦考攻取之败亡何至容易若
非睿算英略借箸深谋比之前修一何远出自此鞭笞反
侧灑扫河湟大开明堂再振儒校穷天尽地皆为寿域之
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某谬分符竹实由恩知庆快
欢忭之诚倍百常品不宣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十

福巖禪院讀法華經姓名記

釋道振

郡城東南三十餘里丹流灣曲山罨翠屏云霞生雙髻之
峰碧霞吐香爐之石谷深景邃地近出幽藏陰南連禮浮
北接硤石之名本非寺号徑通人行時共稱焉初有曇始
禪師大齊起義之首奏藏陰寺講涅槃經感野雉來听藏
神遺絹獼猴奉菓山神獻殮時之異人乎其難識矣周朝
有惠远法師即晋城霍秀人也制涅槃疏擲筆升空精义
入神以驗其旨名振古今号擲笔台已现存焉近唐代宗

之运神墨禅师唐之贵叶学究典坟义闲庄老捨□□□
晦迹亡名藏阴宴坐林藪行节孤迅人难可俦贞元之时
有智通法师近朝供奉聪惠天假其灵善谈涅槃真□制
六波罗密疏流於世也今有惠愔禅师业善儒门博通子
史高道不事弃笔从緇究禅理而真心自闲习心观定惠
双运居无定所云林是家远寻灵迹来届此山时有智岑
善讲天台教门深远妙源精义尤博誓为佛使行化人间
来亦於此知山灵秀景胜处幽名僧继踵其时怀公至此
欲过嵩岳志求法华道场之处土地时运宿缘所追乃感

邦伯邀留及有清信长老结邑请住去太和二年上方剏
造僧院兼置普贤道场为山寺荒废岁久杜绝人来道者
难居盖为差税时太守王公以善理人慈爱育物敬崇三
宝荷护伽蓝自至山门殷懃留请兼捨禄粟及劝官僚资
助并咸降差科时有清信之士以议助济差科时有廿八
人□经□年间人即沦散出邑今有六七人同为竭力崇
供山寺科□并造阁一所兼素画弥勒兼诸方信施者并
邑外持念经人具历此石法华之应事亦具载矣邑人司
徒曠等宿植深厚菩提种成法雨润根善□开发又能晦

迹藏名隐遁州城源肆和光混俗乐道安穷共结良缘□
修福利心贞志固刻石记文感集陈情命余题述

硖石寺惠远法师遗迹

薛重元

硖石巖巖灵气膺侯千载之□不□详其志自北齐周随
物接耳目远公之居以成其道既修涅槃藏疏绝笔石巖
掷上太虚得以明真契示其同法师称号惠远生燉煌李
氏之族家数世居霍秀里本宅犹存旧墟与硖石西北连
岗□附前晋有匡山慧远南朝时论所宗四百餘年至法
师占泽州远当周氏□齐并除塔庙异人大集独抗震霆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十二

之下正辞无屈面折武帝以阿鼻地狱不论贵贱响非幽
证其能及此竟隐汲郡西山大隋受命出诣上京文帝始
引昙延为大师诏公掌校译经行僧中统理耀临一时表
仪八尺立众清庄开皇十二年没於京淨影寺是日辍朝
帝曰丧吾国宝矣验掷笔故处丹流中贯危石最峭后之
人实目曰掷笔台邑里时朝礼之想在容声有唐宝历元
年夏四月传学沙门紫羽请刻石台上河东薛重元刊录
故志云

蔺相如全璧赋

以智勇双高功
名永著为韵

独孤授

昔日赵氏且衰为暴秦所易徒称割城以求璧然必背信而弃义将受其祸敢图其利安定存乎变通得失系乎愚智筹量未决君臣大恐赖繆子之荐贤得蔺生之餘勇语之不怍观者咸悚庶将城入而璧留焉使赵轻而秦重夫其壮节唯一至宝无双奉草芥之使至虎狼之邦於是秦王自以强可临弱志扬气高谓我匹夫不难以制谓璧无足尚安得逃方坐章台之中列万乘之雄群臣陪位使者趋风因发检以求璧烛宝气如虹陈结观而表衷浮光烂兮镜吐润色皎以冰空语未及於前约宝方传於后宫

果无有偿城之意欲坐收获璧之功蔺君乃探物揣情沈机内萌譎指瑕以复取遂立言而未平擄壮心而激发抗英辩以纵横怒髮竽聳瞋目电惊且使辱命将焉用生请以臣之头璧俱碎君之轩楹我合诡以全变彼示诈而望诚九宾之礼徒设间道之使已行义必付於知己色无惧於就烹卒能成两国之胜负骇千古之威名然则宝也且所据神异取之不可以僥倖几星碎以弃秦庭终月圆而还赵境复得曜丛台之瑰丽增昴宿之辉影於物也善价斯存於国也懿图惟永是知兴衰之大略社稷之远虑必

假贤豪用能辅助何全璧之是立亦全国之功著诚乎得士且昌惟其善馭

蔺相如秦庭返璧赋

李 为

有和氏兮旷代之珍有蔺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宝以藩赵在轻生以抗秦既获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能使乎於四隣相如於是詠东山之诗考四郊之役巾车脂辖匪朝伊夕徘徊怅望沉吟感激誓杀身而报主欲张膽而吞敌蹈虎尾而若闲过鲸口而无惕卒一言以复命得连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亏岂微躬之是惜授使遄征不遑

底宁望紫气之函谷出黄砂之井陘既臻天府之地遂造云龙之庭秦君方临丹陛案青萍耀国华振朝经建翠凤之旗则天收光景伐灵鼙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后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后进将恃威以逞暴欲爱宝而损信曷英勇而知机弗诡辞以恭顺温如之质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勅敌之见欺将杀身而不恹西隣之言是责南山之节斯峻何大国之无良为匹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贾傅之过秦为相如之慕蔺连城弃诸良玉归欤且告秦言已矣复为赵宝焉如洁诚求之何晚被褐怀之已远生芻之质

空存白虹之气不返

鍊石补天赋

王□

天何言哉有阙则补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时而□□□□
圆象故资可转之功定彼乾仪益俟至坚之主所以裨□
焘仰周普磨砢人鍛成功岂溢於宋人缉缀为劳至德何
惭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类鼓铸而可致冀穹元而
是营石不能言而著无为之化天将假手潜因妙用而成
则知娲氏之为功也体物情立取法志生眇悠远而求则
象规圆而作□□小大宁遗俾随形以溥博嵯峨不坠皆投

质於轻清□□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缀象帝自迓
乡云初触常碧落以丽乎银汉同流激清霄而节彼天象
又元石质既坚究勤劳而日月逝矣成广大而星辰系焉
暖积素之烟尚疑苔点降如丝之雨终若溜穿观夫圆则
九重功惟百炼眷无亲而克敬□□有道而可见言柔与刚
崇高是将运有徒於昼夜□□□□阴阳织女停梭受支
机於河汉荆人抱璞嗟韞玉於穹苍补之伊何以当其阙
照悠悠於峻极驱凿凿於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刚之时
齟齬不安或表艰难之步清明於外犹生错落之姿正圆

虚之广矣下长风而凄其是知补上天於鍊石盖虚实之相资焉

宋

感山赋

崔公度

客有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娲或於此鍊石补天今其上有女娲祠因感其说为之赋其辞曰夫坤厚之势犹一人之体昆崙为之首自首而下峽屹屹嶭无复平地陵辄百国有阴山焉横二千馀里北为戎狄南为古圣之所治测中言之殆吾国之乾位昕天铜浑周髀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十六

葆章参地之形兹为最洋上正枢星下开冀方逢胄而毕自柳以张乱则冀安弱则冀强起为名岳妥为平冈岿乎甚尊其名太行挟大河於楚东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迺迤而上殆莫知其高也登蹶千里昂目而前望骇实与夫天当其深也繚绕盘辟殆莫知其深也驰朔东而左转垂三月而见脊盛连延乎碣石传曰东海之水不尽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极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连如彼大川洲维浦联殊乡异观习乎所传拘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灶者曰灶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

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贵尸俊遇而办牛之难穆王
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还孝明尝登幸上党郡
章帝以游至天井关孟德北上纪摧轮之恐谢公西顾引
忧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怀刘峻怀交而发叹归晋阳子
惠之便道对二坂祖濬之祥观开元锡问於逢车武德置
县而当烦霍褰吾襟共附吾肘缠午壁之势探长城之口
天门揭其部分乌岭支其躡蹂姑射王屋隆虑雷首靡迤
嶽岑参错釘短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导其前或赞其后
让以奇獻贡以重岫曾夸娥之输力摘大帝之宝授土掩

暖兮鹏击下砰磕兮鲸斗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诸侯奉命
守土率属千万悉面内而腾辘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沁
淇济溴奄响将迎纵横漱激触遥阜以孤引潏荣光而历
冪凝染渐渍衰青贮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开社有伯
以风主威以云主泽翻手燠阳覆手霹雳近靡百城远霈
万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烟不得为瘴气不得为疫此山
之气候也春秋之前封国既多春秋之后唯晋为疆大抵
以兵为阻以险为防守不敢弛战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齐
相以霸一入孟门而平公几亡燕赵中山卫韩与魏或城

其隈或据其会或保作咽喉或恃为腹心屯留有常阻山
阳有常界跬步之例万人死之复驱万人而地不少退如
黑斯林如虬斯壑左顾右睨爪牙锋锷乘间薄人肝脑涂
地以搴旗虜将而为乐固尝一朝之中一舍之间烹四十
馀万之众筑头颅之山举长平为鼎镬旧壁荒城豆分棊
错今千馀年幽阴寂寞此山之势胜也当时雄豪迭指交
质行野者非乐其野逐兽者非即其兽徘徊陵陆踰躅陂
阜孰此出击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骑骤孰可陷诱孰
可斥堠孰可接战孰可挑斗胜此孰逐败此孰救记省在

日陈说在口以国试膽以民试手为纵横家随以此售其
后或主或臣建功立业尤显闻於后世则有决羊肠之险
壑此山之道攻滎阳以威天下应侯为秦昭王之谋也据
敖仓之粟杜此山之阨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使天下
知所归者酈食其为汉高祖之谋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
犊之众以收复天下为心者汉光武之谋也济河降射犬
之众还军敖仓属魏种以河北事然后西向以争天下者
魏武帝之谋也进据武牢扼其襟要俾窦建德不能踰山
入上党收河东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谋也□

思以观亦吾之近藩北压燕薊西临顺檀宠里控外联□
接寰州开其隅邑疏其间衡而为垒缺而为关大城望之
如云小城夹而金宇各负城势熊骥虺蟠宿貔貅之倘佯
峙芻粟之嶭岼此又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
浸蒸鬱成象或为楼阙或类亭障下利垦辟其土白壤穀
备五种颖粟丰穰以陶则不窳以牧则易长駢駢駢駢
駢駢或出凹
駢或会广敞或随齧而乍散或就饮以群往秦青覩之而
目眩造父逢之而伎痒若乃边风夜号寒气朝荡木叶尽

脱川原萧爽挺逸彩之疎瞬厉雄心之倜傥分腾而郊野
暗聚鸣而阡谷响最下者籛粮载士日中而驰百里凤臆
兰筋探前抉后何止乎蹄间三丈马之所施险之所依有
德者然后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则是二者
在所为盗贼之资司马侯告晋侯以先王之不务者非弃
之也而吴起言商纣之国志有激於当时何则宣帝处先
零金城而终貽汉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倾晋基自后
聪曜石勒姚萇季龙元魏高齐诸苻慕容呼佶啸类提羌
占戎更帝迭王抑为盛衰其四方简册不可得而书者凡

几战而几攻由是观之为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亲戚离散一百二十六载挂性命於兵锋此又当世贤人君子登高虑远所宜追述为万世深诫者也当彼之时国中窄而山中宽天下危而山中安外恤人苟容以盗官兮内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内游鹿豕其方欢外穷奢极侈以相残兮内交让乎瓢箪外仍楛缩剑以衔冤兮内乐天其盘桓仁智所依仙圣其迹其动如龙非迅雷烈风不起其出如凤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补天之神石或饵木而采芝或吞阳而嗽液或自

耦於樵鉤或偶怀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韵振文举之归策
壘王二老犹自轻之士壺关令狐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
友造化绪餘尚足以治万国此其山之隐逸也即以仰之
首名归山岭营紆餘巉巖孱颜曳泉绅之飘颿束云衣之
迴还拒众精於宝姥糝灵气於天丹蠹零霞之朝覆豁光
怪之宵环其金则钣盪鏐铄鏐鏐鏽鏐其玉则琼玖劳琚
璚琦璵璠石黄绿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难餘粮石脂之硃
皎頰堊理长之烂熳阴映宛倚穹注蟠联丝絺氎纈铅盐
铜矾备先赋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复有紫沙黄雾神□

是取逗落液於庠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回□
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
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峻嶒貌如秋胡月明星精响拔利
戟足卷枯荆雕趨鸚隨往還青冥木栖則鷓鴣鷺鶴水止
則鷓翠鳧鵲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回角馬
尾聲若鐘磬以出為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麋鹿瑞獬行
搏坐噬草則紫团之蓂勤母漏卮麋銜牡蒙苾蓉首烏牛
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雋如雷菹胡云英玉支解蠡菴
藹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恣天糅芳臭粉敷或同葩异实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二一

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
桐其椅篁篠怀風桃李成蹊榿柗楓桧思仲茺萸梓漆柩
栲青檀紫葳枳櫨槐枣棠榴檉梨阳栌檠桑粉榆淡槻交
柢並節韜唐荫隄身緣中村實資僚肌松栢千岁蹇金石
姿弥根万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干直出百寻而后有
枝远而望焉或如翔鸾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圆中规参
差櫛椽下隔百步犹繆夏而相羈此山之物产也

举刘羲叟劄子

欧阳修

臣昨奉勅差往河东伏见泽州进士刘羲叟有纯朴之行

为乡里所称博涉经史明於治乱其学通天人祸福之际
可与汉之向歆张衡郎顛之徒为比致之朝廷可备顾问
伏乞特赐诏试或不知所举臣甘当朝典今取进止

缴进刘羲叟春秋灾异奏状

欧阳修

右臣曾荐举泽州进士刘羲叟学通天人祸福之际如汉
向歆张衡郎顛之比乞赐召试升之朝廷可备顾问臣今
有收得刘羲叟所撰春秋灾异集一册其辞章精博学识
该明议论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当世然止是羲叟所
学之一端其学业通博诘之不可穷屈其文字一册臣今

谨具进呈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早赐召试
谨具状奏闻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

欧阳修

一臣体问得河北陕西二路州县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
今河东除并辽火山三处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
度并晋绛潞汾泽等六州在河东物力比他州富实其第
九第十两等人户乞与免差配其餘州军第八第九第十
三等人户並乞特与放免差配取进止

乞免诸州一年支移劄子

欧阳修

一去年并忻汾辽潞晋絳泽石隰慈等州威胜平定军九十三处博余斛斗共一十七万六千馀石往保德军送纳今来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军和余十四万石於保德州纳则此十三处博余可以减放

乞罢铁钱劄子

欧阳修

臣准中书劄子备录臣寮四状並为上言河东大小铁钱事奉圣旨相度利害闻奉者臣寻至河东取索晋泽二州铸钱监及诸州军见使铁钱数又将都转运司供到庆历三年一年都收支钱数约度用度多少及探问军民用铁

钱便与不便今具利害画一如后□一见在大小铁钱数大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其铸到四万四千八百馀贯小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共铸到一十一万七千七百馀贯是大小铁钱未及六十万贯铜钱数见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铁钱官本及净利数目晋州大钱计用一万七千八百馀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大钱二万八千八百馀贯当二十八万八千馀贯铜钱凡用一万七千馀贯本得二十七万馀贯利其利约一十五倍有馀晋州小钱计用四万六千贯足陌铜钱官本铸成一十一万四千五百馀贯凡用四

万六千贯本得六万八千馀贯净利其利一倍有馀泽州大钱计用六千四百馀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大钱一万六千馀贯当一十六万馀贯铜钱凡用六千四百馀贯本得一十五万三千八百馀贯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馀泽州小钱计用九百八十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四千馀贯凡用九千馀贯本得三十馀贯利其利两倍 一都转运司一年支收钱数实收诸杂课利客便卖盐矾斗秤夏秋税出余斛斗卖疋帛丝绵银进纳杂收等钱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贯实支系随衣添支特支料钱旬设公使

园忌狱空祭神地里脚钱买羊马粮草客便招军人户和余矾本杂支等钱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四贯右谨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铁钱其可废者有五据都转运司庆历三年一年支收实数比算实收二百一十七万二千馀贯实支一百九十九万八千馀贯是每岁只将河东一路实收钱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万四千馀贯剩数其大小铁钱可以罢铸一也小铁钱将本利计算其利甚薄不过一倍略将铸造工课约算两监逐日共铸不过四百贯文一岁不过铸得十六万贯内除约六万贯为官

本外只获净利十万贯若罢大钱而只用小钱是一岁为
十万贯钱而坏铜钱旧法陷民刑戮者不绝其大钱利既
博至二十餘倍议者皆谓其利厚於黄白术虽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东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钱人数已五
火自臣出界后又续供到新捉获二火是小钱利薄不足
铸大钱犯法者日渐多皆可以罢铸二也今开厚利之门
而致人死法则诱愚民以趋死若贷其死则犯者愈多急
於捕察则良民一例搔扰纵而缓禁则民不胜奸是深法
不可缓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纵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

可罢三也用之既久币轻物贵惟奸民盜铸者获利而良
民与官中常以高价市贵物是官私久远害深其可罢四
也臣勘会河东十九州军凡四十九处剋新开酤酒务据
转运司供到每月约收二万贯有餘计一岁合得二十四
万贯又麟州元许入中七万石斛斛昨来为入中数多无
处收贮见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镐又減放马军归京是
利人之数渐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罢五也今见在官
私铁钱共不过六十万数既未多罢之甚易况河东一路
二十二州军贍廩禁兵共十二三万略计所阙不多不比

陝西事体其大小铁钱伏乞特罢铸造行用取进止

晋城县令题名记

程 颢

古者诸侯之国各有史故其善恶皆见乎后世自秦罢侯置守令则史亦从而废其后自非有功德者或记之循吏与夫凶残之极者以酷见传其餘则泯然无闻矣如汉唐之有天下皆数百年其间郡牧之政可书宜亦多矣其见书者率才数十人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其不肖者复幸而得以传盖其意与古史之意异矣夫图治於长久者虽圣贤为之且不能仓卒苟简而就盖必本之人情而为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二六

之法度然后可使去恶而从善则纪纲条教必审定而后下其民之服循渐渍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变更今之为史三岁而代者固已迟之矣使皆知礼义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图所设施则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书已至矣倘后人之所至不同复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尽去其旧则其迹固已无餘而况因循不取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无以托其传则宜其去皆未几而善恶无闻焉故欲闻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则因谓今有题前政之名氏以为记者尚为近古而斯邑无之乃考之案牒访之吏民才得自

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岁月先后而记之俾民观□□
而不忘其政后之人得从而质其是非以为师戒云尔□
者请嗣书其次

蔺相如廉颇李牧论

苏轼

蔺相如非战国之士也以死行义不屈於强秦以礼为国
不较於廉颇其处刚柔进退之际颇类学道者使居平世
可以为大臣矣非战国之士也廉颇李牧皆以将亡之赵
抗方兴之秦其为力艰矣卒以用捨为赵之存亡赵能用
之而不能终悲夫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二七

书临城道中

苏轼

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
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邱天气忽清澈西望太行草木可
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退之
衡山之祥也书以付迈使志之

鼎建二仙庙记

苟显忠

神仙渺冥之说远在青霄以外不可以形求也以形求者
则自后代之设像始也世传二仙唐时陵川乐氏二女母
始娠感神光而生继母吕遇之酷冬月单衣见胫责采茹

号於野泣血渍土产苦曲赤叶班如持以奉母虐愈甚移家壶关紫团山使拾麦田遗穗无所得呼天以诉黄龙忽从空下御之以升代有灵迹国朝崇宁壬午王师讨西夏乏饷二女显化饭军赐号冲惠冲淑真人勅有司所在立庙岁时奉祀泽地与陵川错壤父老咸欲以时盼飧因其地僻路岐瞻礼无由公议建立行祠与招贤馆众谋僉同卜地於馆之头村西北高冈左侧四远眺望东有女娲圣窟西有垂棘玉洞南为凤凰山惠远公掷笔之台北有龙门峡魏孝文驻蹕之地山环水绕允为此方胜境遂选匠

庀材雷动云集经之营之不日而成巨观复绘壁以彩绣像为金宝珞庄严入庙者凜然生敬嗣是隆其禋祀用以仰借灵麻俾雨暘时若年岁丰登罔有疫灾礼曰有功德於民则祀之此仙之功德上既有以济夫国下复有以庇於民也余窃谓仙以人为凭依人倚仙为福佑所贵顺时报享不疏不教则与礼有合矣庙成之日众以记见委辞不获已自愧琐才聊叙其仙之本时大观丁亥也

请平治太行山道劄子

陈尧佐

臣伏见太行山路窄狭险峻异於他处公私纲运常有摧

轮折辐之患人畜大段费力兼又整买去入烟少远多□
野宿唯只润得山下倖民收贮修车物料缓急乐取贵价
又虞贼寇惊动即令却走行者一名求乞修叠臣伏覩圣
朝惠民集福之利遍於寰宇若使官中常与施金自然入
畜受赐况怀泽两州常有中□秋复□出不少例口请粮
坐可以时□差使□□特降勅命下怀泽两州每於四
处巡察一度举行差官相度如有雨水冲泛妨滞车牛之
处即计工量差上□塘马勒员催部押修填开筑平作了
毕即画时押送为使并不差扰修增况本处常有山路巡

检使臣便令提辖点校甚不费力颇利公私 诏令怀泽
州依陈尧佐所奏施行并下河北河东转运使依此指挥
付河东转运司准此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泽州龙堂记

夏侯观

粤若神龙运变化於自然契阴阳之不测云从雨施功济
九有与夫蛇蠍之化山泽实生其圣凡之异乎高都郡西
南二里有古潭其广百尺怪树丰草阴森蔽之近而可畏
按旧记唐刺史温璠因岁旱询於耆艾云此实龙泉也遂
命开凿致祷而雨澍由是建祠於侧祀典载焉然自温而

后长人者或尝救旱克诚举之靡不获应则未暇有重迹
其事者矣今太守王公亮采三朝劬勤数纪剧藩荐领异
状洽闻自前年中移临是郡属已再期立政示民信於□
寡尽忠报国监於神祇今春以仲阳用事膏泽尚愆軫於
公怀过彼农望惟先洁志乃率僚佐萃州民诣祀祈请才
应蜀都之鼓鬱鬱云兴俄迴汉里之车霏霏雨逐翊日诸
邑牒上称已优洽泊暮春至於隆夏载祷如昔固益降神
休终祛魃虐是岁远迩早暵惟我幅员多稼滋茂至咸所
感繫物惟馨抑公之能事也昔河南鲁褒以政除奸弊广

陵东暂以志达明灵是时皆能却旱而致雨况鲍德有神
父之美萧雅贻旱母之诮书之信史岂徒然乎观顷岁中
科云陛始佐濩泽之幕比时调选天官复掌邢台之籍寓
兹待阙暇日居多因以所目之事纪为不朽文且无饰敢
示於大雅君子时天圣九年七月十日记

重修北魏孝文帝庙碑记

刘淳文

古帝王省方问俗行庆施惠泽被生民民为立祠洵乎功
德在民允合祭法州东有龙门峡左枕仙桥右环洹曲□
浮翠堆石蓝中建北魏孝文帝祠世传帝南巡洛阳驻蹕

於此考孝文本紀帝拓拔氏之后也祖文成父獻文當□
綱失馭中原淪沒漢趙秦燕之屬四分五裂有魏秉天之
粹居地之雄自朔代廓平南夏世咸以威武為業至孝文
纂承洪緒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其治化之美制作之隆史
不勝書論者謂道武以武功平僭亂孝文以文德來遠人
嗚呼盛矣廟始於魏永平甲申蓋當時奉詔所立歷唐咸
通季漢乾祐時代有修葺迄今五十年為咸平辛丑廊庑
頹敗里士民恐或褻越神明曠廢祀典有司徒仁協等倡
眾修復其材則取其堅其工則鳩其良其石與甃則磨光

煥彩雕而畫者棟梁素而絢者金壁展而謁者則端冕凝
旒魏孝文嚴正之狀僉日事倍於前功加於舊不可以无
文也進而乞余為文余謝之甚固而求之愈渾乃為詞曰
典午失馭中原淪亡拓拔崛起肇基朔方北自燕代南至
洛陽睿哲繼統俾尔焯昌以孝治國澤惠汪洋以文持世
禮樂典章漢有文景周之成康同此功德相與頡揚宸宮
聳峙靈旗飄颺春秋祈報綏予蒸嘗時皇宋三叶皇帝嗣
位之十載景德四年厥功告畢明年正月天書降遂改号
大中祥符元年

泽州请立旌忠庙劄子

王孝迪

臣闻天下之大闲忠义是也忠则秉心常不欺义则临难毋苟免人主所以维持国家赖此而已比者盗发东南震惊赤子武林重镇望风奔溃无复古人仗节捐躯之气臣谓褒崇忠义以劝方来正当今之急务也谨按五代史裴约以裨将为庄宗守泽州方李继韬据上党叛约婴城固守誓不从贼力屈势穷卒被屠戮欧阳修尝谓吾於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约其一也后唐迄今二百年幸逢明圣咸秩无文之世而名未编於祀典泽之士民相与筑室而

祀之规旣庠陋识者兴叹臣愚望圣慈特降睿旨委自漕臣量支系省钱增广祠宇明诏太常揭美名以宠之仍举侯爵加焉载之祀典俾岁时省祭有司奉牢醴以从事岂独慰英灵於九泉庶几厉风节於百辟天下幸甚取进止
勅建裴忠烈侯祠牒

宋宣和四年五月勅曰朕惟率世厉俗之制为政所先仗节死义之臣前时罕见昔有其士今而进封庶盛恩荣鼓舞幽显惟尔生於五季仕专一方崛起扰攘之间奋以精忠之节视彦章而克壮配仁贍而用光有司遗文久稽典

祀錫之侯爵賁以嘉名豈惟慰一郡之心實以垂千古之
訓尚其不昧歆此殊休宜特封忠烈侯牒至准勅故牒

祭裴忠烈侯文

陈仲孙

宣和六年十月朝散大夫知泽州军州管勾神霄玉清万
寿宫赐紫金鱼袋陈仲孙敢昭告於忠烈侯维公忠义许
国仁爱庇民当五代离荡之际四方扰攘之日偷生苟免
见利忘义滔滔皆是如公之节义者几何人哉公当是时
抚有此土干戈攻战险阻艰难乃能以义自处奋不顾身
风声气焰与烈日秋霜争严视生如鸿毛重义如泰山名

垂史册炳若丹青逮我皇宋艺祖文宗混一区宇天下太
平之日久矣此邦之人思公之功德谓公之生也保卫吾
民其精爽在於冥冥之中岂易其志士民父老相与感泣
思欲褒显成绩得以血祀不泯而庇生灵前太守王公孝
迪因民所请力言之赐之侯爵旌以忠烈给钱公府建立
祠宇后之视事因循岁月凡历二年迄未有成仲孙被命
於朝方且待次梦寐之间若与神接见委以闕初未之省
及至下车披按公牒仰观勅旨乃知神异有如此者遂鳩
工择材塑绘庙貌工精其巧民献其力经始於季春而告

成於首冬謹以二十有一日奉神而安之嗚呼國家之□
公也若是其厚人民之思公也如是之深黃河之流與公
之功共注太行之山與公之名不朽公之英靈節概復如
何哉蓋將佐右國家保安人民與天地無窮日月同輝茲
足以答揚休命公之風義如存庶几明听此言

段思恭傳

宋史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約定州司戶祖昶神仙令父希
堯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與桑維翰同幕府晉有天下希
堯累歷清顯思恭以門荫奏署鎮國軍節度使官天福中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三四

希堯任棣州刺史兼權鹽矾制置使思恭解官侍養奉章
入貢改國子四門博士賜緋開運初出為華商等州觀察
支使劉繼勛節制同州辟為掌書記繼勛入朝會契丹入
汴軍士誼譟請立思恭為州帥思恭諭以禍福拒而弗從
乃止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
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
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歷度支駕部周顯
德中定濱州田賦世宗嘉之賜金紫丁外艱服闕拜左司
員外郎建隆二年除開封令遷令部郎中乾德初平蜀通

判眉州时亡命集众攻通州城刺史赵廷进惧不能敌□
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与贼战彭山军人皆观望无
斗志思恭募军士先登者厚赏於是诸军贾勇大败贼思
恭矫诏以上供钱帛给之后度支请按其罪太祖怜其果
干不许令知州事丁母忧起复俄召为考功郎中知泗州
会冯继业自灵州举宗来朝帝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语之
曰冯继业言灵州非卫霍名将镇抚之不可汝其往哉思
恭曰臣奉诏而往必能治之帝壮之赐窄衣金带钱二百
万仍以塗涉诸部令别齎金帛以遗之思恭下车矫继业

之失绥抚夷落访求民病悉条奏免之俄而回鹘入贡路
出灵州交易於市思恭遣吏市礪砂吏争直与之竞思恭
释吏械其使数日贯之使还愬其主复遣使齎牒诣灵州
问故思恭理屈不报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久之迁右
谏议大夫知扬州朝廷方经略江表命思恭兼沿江巡抚
每出巡委州事於通判以牌印鼓角金钲自随驿书自京
师来者令齎至其所事多稽滞因与通判李岩相告讐诏
以属吏思恭辞不直责授太常少卿改知宿州太宗即位
迁将作监知秦州坐擅借官库银造器又妄以贡奉为名

贱市絨毛虎皮为马饰为通判王廷范所发降授少府少
监知邢州太平兴国六年迁少府监雍熙元年南郊毕表
乞复旧官再为右谏议大夫二年知寿州端拱初迁给事
中寻知陕州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三思恭以门资历显官
不知书无学术然践更吏事所至亦著勤绩子惟一至太
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从子惟几第进士仕至兵部员外
郎

宋太初传

宋史

宋太初字永初泽州晋城人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解褐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三六

大理评事通判戎州以善政闻有诏褒美迁将作监丞赞
善大夫通判晋州转太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府赐绯
鱼会诏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献淳化初迁监察御史时北
面用兵选为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二年为京西转运
副使未几移河东四年迁正使改殿中御史至道初迁兵
部员外郎充盐铁副使赐金紫时陈恕为使太初有所规
画必咨恕未尝自用为功恕甚德之会西鄙有惊转饷艰
急改刑部郎中充陕西转运使二年命白守荣马绍忠护
芻粮分三番抵灵州转运副使卢之翰违旨併往为戎人

所剽上怒捕太初及副使秘书丞竇玘系狱太初责□□
团练副使之翰玘悉除名之翰贬许州司马玘商州司户
掾明年起太初为祠部郎中知梓州俄复旧秩真宗嗣位
召还复命经度陕西餽运事成平初拜右谏议大夫知江
陵府蛮寇扰动太初以便宜制遏诏奖之三年再知梓州
明年益州雷有终以母老求还诏太初就代时分川陕为
四路各置转运使上以事有缓急难於均济命太初为四
路都转运使要切之务俾同规画太初与钐辖杨怀忠颇
不协时蜀土始安上虑其临事矛盾亟召太初还会御史

中丞赵昌言等坐事被劾命权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
必豫请朝旨太初以为失风宪体狱成然后闻上时论黷
之俄出知杭州太初有宿疾以浙右卑湿不便求近地得
庐州疾久颇昏忘不能治大郡连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
卒年六十二录其弟继让试校书郎太初性周慎所至有
干职誉尝著简谭三十八篇自序略曰广平生纂文史者
释之学尝谓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其归一
也喜以古圣道契当世之事而患未博也忽外物触於耳
目内讥发於性情因笔而简之以备阙忘耳子传庆后为

太子中舍

刘羲叟传

宋史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使河东荐其学术试大理评事权赵州军事判官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寻为编修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以母丧去诏令家居编修书成擢崇文院检讨未入谢疽发背卒羲叟强记多识尤长於星历术数皇祐五年日食心时胡瑗铸钟弁而直声鬱不发又陕西铸大钱羲叟曰此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同占上将感心腹之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三八

疾其后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后宫当有丧已而张贵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阳客星出於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验羲叟未病尝曰吾及秋必死自择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语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诸书

王云传

宋史

王云字子飞泽州人父献可仕至英州刺史知泸州黄廷坚滴於涪猷可遇之甚厚时人称之云举进士从使高丽撰鸡林志以进擢秘书省校书郎出知简州迁陕西转运

副使宣和中从童贯宣抚幕入为兵部员外郎起居中书舍人靖康元年以给事中使干离不军议割三镇以和□还传道干离不之意以为黏罕得朝廷所与余覩蜡书坚云中国不可信欲败和约执政以为不然罢为徽猷阁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书再出使许以三镇赋入之数云至真定遣从吏李裕还言金人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尊号且须康王来和好乃成钦宗悉从之且命王及冯澥往未行而车辂至长垣为所卻云亦还澥奏言云诞妄误国云言事势中变金人必欲得三镇不然则

进兵取汴都中外震惊诏集百官议云固言康王旧与干离不结欢宜将命帝虑为所留云曰和议既成必无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云以资政殿学士为之副顷云奉使过磁相劝两郡撤近城民舍运粟入保为清野之计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与守臣宗泽有憾於是王出谒嘉应神祠云在后民遮道谏曰肃王已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厉声指云曰清野之人真奸贼也王出庙行或发云笥得乌绝短巾盖云夙有风眩疾寝则以护首者民益信其为奸諫而杀之王见事势洶洶乃南还相州

是役也云不死王必北行议者以是验天命云建炎初赠
观文殿学士云兄霁崇宁时为谋议司详议官上书告蔡
京罪黥隶海岛钦宗复其官从种师中战死
金

硖石山福巖禅院记

杨庭秀

泽州硖石山青莲寺河东胜概也余为儿童熟闻之盖华
与泽限以大河相去不远也泰和壬戌冬暮余田右司諫
补河间之献乙丑夏五月自献移泽泽之俗俭而纯比他
州为易治不踰月事理讼息孟秋余骑至硖石山主僧宝

贤逆之硖路险舍骑而步三里许双峰岿然若门山之阴
有二古篆字曰硖石贤告余曰此盖取两山夹路之义也
峰之北有嵌巖巖下有池深丈餘巖之奥有罅夏秋暴雨
须臾池水满寺僧汲饮之费岁仰给焉峰西南孤峰高数
丈顶平若砥纵广十餘尺此远公掷笔台也台之西八十
步有涧曰弥勒为往时弥勒化现处台之北石壁峭拔其
上乱峰向背南望珏山下瞰丹水屏障横列即青莲寺为
咸通八年所赐额刘轸谓似庐山黄石巖者此也寺之东
五里古藏阴寺即北齐昙始禅师所建也昙始传法惠远

初生时见而度之礼为师既冠游学邺都十餘年博涉经论乃携徒侣卜藏阴寺西丹谷筑室而居演大乘教远近皈依於是建大阿兰若今青莲寺是也承光二年周武帝集沙门於殿庭宣废佛教意众皆暗默帝五问师五对抗声不屈教因不废退隐青莲结庵孤峰下制涅槃经疏疏成掷其笔曰若疏义契理笔当驻虚空中灵应果然道俗称庆师示寂后遭历隋及唐太和初有惠愔禅师云游至此继有元依法师驻锡上方皆能阐明禅机大开法门梁开平二年邑民程行立施山前田二十顷以充僧徒之须

逮太平兴国三年赐名福巖禅院崇宁间鉴峦禅师继主其教凿东崖陲西涧培薄增卑以广寺址由是供佛有殿演佛有堂搆宝藏以贮圣经厂云房以栖法侣宾寮香积法鼓斋鱼焕然大备大定初福裕惠珍二法师嗣之福裕补弊易陋内主寺事惠珍持戒炼慧外阐元风自远公而来几七百餘岁寺有藏经五千卷以为悟入之阶有山田二千亩以给斋粥之费僧不出户庭坐以辨道此皆灯灯相续之力也宝贤膺师宿廕弗蚕弗耕而服而食远离火宅之苦安受福田之乐而不知刻石以志能无愧乎碑石

蒼已久近年澤守如許安仁子靜李仲略簡之皆一時文士法堂未成不敢以文為請今福巖海會潤色圓滿公盍為我記之余謂賢曰昔歐陽文忠公赴夷陵舟次潯陽舟賈李迂蒼石載於舟公問其故曰迂修汜湘潭縣葯師院殿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公記而不敢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磨蒼琬琰待余之文更不容辭爰即曇始惠遠以來備述灵迹又喜寶賢不忘先師之言撫賢之說校以僧史而為之記

宋旌忠廟勅牒跋

許安仁

宜和間進士浩天澤得前件黃牒以主其祠天澤傳其子進義溫溫傳其甥張淳盖大定初也至二十八年淳傳於道士郭景昭應眾人請也景昭病其日久湮灭后人不知始封之由求余書斯文於石或曰書勅牒筆吏之事也應之曰使裴君尚在虽執鞭亦愿為之矧能少发其輝光奈何辭焉礼部近奉条理典故許引用宋事夫褒崇忠义本朝之急务也士大夫以伪命換官者不可胜计安知它日不因此文俟之增封者耶金明昌五年秋七月十有二日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書

请泽州隶昭义军疏

必兰阿鲁带

近奉明诏缮完州县可守者守之其不可守者迁徙其民
依险为栅以备缓急伏查泽州旧隶昭义军近年改隶孟
州其州城郭坚完器械具备若屯军数千臣能保守之今
议迁於青莲寺山寨距州既远地形狭隘所容无几一旦
有急所保者少所遗者多徒弃名城以失太行之隘则沁
南昭义不通关矣诏泽州复隶昭义军

跋赵君卿路安止游琵琶濠倡和诗后

吕天锡

鳳臺縣志

卷之十三

艺文

四三

夫泽之为邦也久矣居太行之脊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林
影泉光辉映上下有佛刹道场圣景古迹碑碣错杂出城
十馀里依东山之险名曰崆峒有院曰琵琶其始末之迹
备见於前太守杨公之碑今年春前邠州节度使赵公遂
悬车之请约友人防御路公联鑣並盖特游是院左眄右
瞩富於登览节使赋诗十数韵防御继之一日源公老师
与都纲广掇同友人张彦瑰下访出二先生嘉制仆捧玩
不已所谓文章摛於锦绣笔扎敏於风雨彦瑰语仆曰源
公禅老欲将二先生诗俛诸坚石以传不朽为四方之壮

观今求跋於足下仆惊惶者久之辞以衰老视笔砚殆如
吴越岂敢及此又觉珠玉之傍自惭形秽辞之坚而索之
固不敢拒命姑纪岁月於后

郭侯传

金史

郭侯字伯有泽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长子主簿莱
州观察判官莱阳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
司直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台举侯及前
应奉翰林文字张檝吏部主事王质刑部主事抹撚居中
通事舍人完颜合住宏文校理把扫合吏部架阁管勾乌

古论和尚尚书省令史温迪罕思敬皆才干可用诏各升
一等迁除侯平阳府治中张檝国子博士王质昭义军节
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颜合住侍仪司令把扫令
同知宏文院事乌古谕和尚利涉军节度副使温迪罕思
敬同知定武军节度事久之侯召为同知登闻鼓院兼秘
书丞迁礼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正定府事上言每季合
注巡尉官吏刑两部斟酌盗贼多寡处选注诏议行之改
中都西京按察副使迁国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
山东安抚副使七年迁山东宣抚副使大安元年迁辽东

按察转运使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泰定军节度使陕西东路按察转运使贞祐三年罢按察司仍充本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李俊民传

元史

李俊民字用章号鹤鸣老人泽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学金承安中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归以所学教授乡里有不远千里来者其於理学渊源冥搜隐索虽片言隻字务有根据金源南迁后隐嵩山再徙怀州俄复隐西山既而变起仓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

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极数学时知数者无出刘秉忠右亦自为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车召至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恐重违其意遣中贵护送之又尝令张仲一问以正祥及即位其言始验而俊民已死赐諡庄靖先生年八十餘而卒

